


2018年第1期 总第6期

中亚研究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主办

CENTRAL ASIAN STUDIES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2018年第1期 总第6期

中亚研究

CENTRAL ASIAN
STUDIES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 / 主办

中亚研究

CENTRAL ASIAN STUDIES

(2018 年第 1 期, 总第 6 期)

杨继伟	清嘉庆到宣统时期卡外哈萨克与清朝卡伦相关问题研究
张霞	中亚地区伊斯兰教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于飞	继受与发展: 中亚国家国际私法立法探析
曹盟	19 世纪英俄“大角逐”中的“阿富汗问题”及其解决
戴瑶曦	塔吉克斯坦 2017 年局势评析
曾向红 杨猛	乌兹别克斯坦新政府的改革: 内容、动因与展望
李捷 赵磊	“一带一路”建设安全风险研究述评

主办单位: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

主 编: 杨 恕

副 主 编: 朱永彪

编 委: 赵常庆 潘志平 杨 恕 石 泽 孙壮志 李永全

赵华胜 汪金国 焦一强 赖晨野 曾向红 朱永彪

编辑部成员: 王婷婷 张玉艳 曹 伟

出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编辑: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

地址: 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

邮编: 730000, 邮箱: zhongyayanjiu@sohu.com

目 录

历史研究

清嘉庆到宣统时期卡外哈萨克与清朝卡伦相关问题研究 …… 杨继伟 / 1

宗教研究

中亚地区伊斯兰教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 张 霞 / 18

国际法研究

继受与发展：中亚国家国际私法立法探析 …… 于 飞 / 45

阿富汗研究

19 世纪英俄“大角逐”中的“阿富汗问题”及其解决 …… 曹 盟 / 58

中亚国别研究

塔吉克斯坦 2017 年局势评析 …… 戴瑶曦 / 72

乌兹别克斯坦新政府的改革：内容、动因与展望 …… 曾向红 杨 猛 / 93

“一带一路”研究

“一带一路”建设安全风险研究述评 李 捷 赵 磊 / 123

《中亚研究》约稿启事 / 146

《中亚研究》注释示例 / 148

清嘉庆到宣统时期卡外哈萨克与 清朝卡伦相关问题研究

杨继伟

(新疆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新疆乌鲁木齐, 830000)

【摘要】 清嘉庆到宣统时期卡伦防务日益衰落, 虽然在此阶段清朝针对卡伦防务的弊端进行了一些改革, 但效果有限。卡外哈萨克越界现象越来越频繁, 以比较典型的伊扎噶土等哈萨克越界来分析, 可以看出清朝态度以软弱为主, 这对卡外哈萨克越界也是一种变相激励。随着卡外哈萨克越界频繁, 卡外哈萨克与卡内人民相互之间偷盗牲畜与人命案件呈高发态势。积案越来越多, 相关案件的审理权也从完全由清朝审理转变为清朝与俄方共同审理。虽然案件审理效率由此降低, 公正性也大打折扣, 但双方毕竟清理了大量积案, 对于维护边境地区的安全稳定还是发挥了一定作用。

【关键词】 清中晚期; 卡外哈萨克; 卡伦

【作者简介】 杨继伟, 新疆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中亚古代史。

关于卡外哈萨克越界原因, 学界多总结为俄国入侵,^① 而忽视清朝卡伦防务衰落与哈萨克越界之间的关系。关于卡伦释义: “卡伦是清朝在其管辖区域内关隘、要塞等处设置的一种特有的管理或防御设施, 它在清朝的社会治安、生产、资源管理以及边防建设等方面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② 卡伦作用主要分为对内和对外两种: 对内, 卡伦主要是维持某地区的社会治安或加强某方面管理, 一般设置在边境线以内; 对外, 卡伦主要是防止外藩民族越界或入侵, 它们一般设置在边境线附近。本文讨论的卡伦主要是针对卡外哈萨克的对外卡伦或边境卡伦。

一 卡伦设置与哈萨克关系

清朝有一部分卡伦的设置是针对哈萨克的, 但针对哈萨克的卡伦从一开始就存在巨大的弊端。

从卡伦设置来看, “至于境外, 自北而西, 则有哈萨克, 自西而南, 则有布鲁特, 壤界毗连, 具禁在于盗窃, 故设卡置官派兵巡守……侍卫撒袋一付, 弓二张, 披子箭十三枝, 马三匹, 腰刀一把。佐领马五匹, 余与侍卫同。防御马四匹, 余与侍卫同。骁骑校与侍卫同。空蓝翎撒袋一付, 披子箭九枝, 腰刀一把, 马二匹。催总与蓝空翎同。前锋撒袋一付, 披子箭九枝, 腰刀一把, 马二匹, 手枪一枝, 梅针箭二十枝, 弓 (原文缺) 张, 马 (原文缺) 匹。 (原文缺) 撒袋一付, 梅针箭二十枝, 腰刀一把, 弓一张, 马二匹。兵鸟枪一杆, 长枪一枝, 马二匹。”^③ 注意此文成文时间是嘉庆年间, 此后卡伦又有一些调整变化。但由此可见, 卡伦官兵多是固定在卡伦内进行定点防卫, 流动性和灵活性较弱; 虽然卡伦及守卡官兵数

① 相关研究成果如郎军涛:《晚清阿尔泰边防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西北师范大学, 2005; 齐清顺:《论近代中俄哈萨克跨境民族的形成》,《西域研究》1999 年第 1 期; 白剑光:《道光年间哈萨克民族的内迁与清政府的对策》,《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年第 4 期; 等等。

② 宝音朝克图:《清代北部边疆卡伦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第 3 页。

③ (清) 永保:《总统伊犁事宜·北路总说·边卫》, 杨建新:《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续编·西北史地文献卷》(第六册), 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9, 第 218~219 页。

量众多，但卡伦官兵武器多是以刀、箭等冷兵器为主，^① 适合短距离拼杀，在较长距离时就不好控制；而且卡伦信息传递应该是通过骑马送信的方式，信息获取和传递的速度较慢。而现代化的电报直到 19 世纪 90 年代才开始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地区建设，^② 当时应该还没开设到下面的卡伦。卡伦的这些特征都不利于拦截擅长游牧流动的卡外哈萨克人的进入。

从卡伦兵源素质来看，卡伦官兵多是老弱病残，有些人还吸食大烟，所以卡伦官兵的战斗力的不强。“军队征兵要求不一定是本人，而可以雇他人去替代，在和平时期基本上是雇来的人服役，所以看守边防哨所的都是些不能在田间劳动的老弱或游手好闲之徒，他们的形象极易引起过境人员的厌恶和怜悯……大家都尽量派去家里不能劳动的成员，或者低价雇人代替自己。低价能雇到的往往是那种懒汉，他们把挣来的钱喝酒花完后，就在那里熬日子，只要不饿死就行。我曾亲眼在哨卡见到过这样的锡伯和索伦人。这些人，因营养不良和吸食大烟，被折磨得惨不忍睹，他们实际上是一群乞丐，而不是什么边防卫士。”^③ 卡伦征兵可以雇人，来源多为老弱病残和游手好闲之徒，营养不良，吸食大烟，守卡战斗力较弱。马达汉对当时新疆兵源也有类似看法：“因吸食鸦片和酗酒损坏身体的当地居民在体质方面达不到现代军队的人伍要求。”^④

从卡伦官兵的待遇来看，官方因为财政危机经常拖欠卡伦官兵工资，尤其是到了咸丰朝，因为协饷拖欠，财政危机非常严重，给守卡官兵的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到咸丰朝以后，由于协饷欠额逐年增加，新疆财政发生严重困难，使原本依靠俸饷过日子的广大官兵及其家属的生活立即陷入困境。”^⑤ 从而导致官兵守卡积极性较低，自身生活得不到保障，也容易让守卡官

① 关于当时卡伦官兵的武器装备，详见张安福《清代以来新疆屯垦与国家安全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第 72 页。

② 详见王东《边疆危机与清末新疆电报线的建设》，《西域研究》2014 年第 1 期。

③ [俄] B. B. 拉德洛夫：《西伯利亚日记》（第九章），张新泰等：《中国新疆历史文化古籍文献资料译编：哈萨克族（二）》，新疆人民出版社，2016，第 985 页。

④ [芬] 马达汉：《马达汉中国西部考察调研报告合集》，阿拉腾奥其尔等译，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第 120 页。

⑤ 齐清顺：《清代新疆的协饷供应和财政危机》，《新疆社会科学》1987 年第 3 期。

兵产生“徇私舞弊, 贪赃枉法”的不法企图。“各级守边官员 (主要是守卡官员) 贪腐成性, 不能尽职尽责。他们为了个人私利, 或伙同商人越境交易, 或收受贿赂, 勒索哈萨克牧民的牛羊、马匹等, 种种弊端, 不胜枚举。”^① 卡伦部分官兵的这些不法行为对卡伦防务作用的正常发挥也是一种削弱。

从巡查卡伦的时间来看, 领队大臣巡查哈萨克边界卡伦的时间都是基本固定的, 巡查哈萨克边界的时间精确到每年秋季 8 月左右。“每年八月间, 领队大臣巡查哈萨克边界一次。”^② “每年秋季, 分巡查哈萨克边界之时派两满营协领一员, 惠远城满营官二员, 兵七十名, 巴燕岱城官一员, 兵四十名, 锡伯营官一员, 兵三十名, 索伦营官一员, 兵三十名, 察哈尔营官二员, 兵六十名, 厄鲁特营官二员, 兵七十名, 共官十员, 兵三百名。”虽然巡查官兵人数更多, 但巡查时间几乎固定不变, 这样的特点就导致一方面相关卡伦官兵检查执勤容易懈怠, 在快到巡查时的一两个月内假装认真一点往往就可以蒙混巡查; 另一方面这个规律也易于被越界的哈萨克人掌握利用, 只要避开巡查的这个“敏感期”就易于越卡成功。

此外, 对哈萨克所设的卡伦有一部分属移设卡伦。所谓移设卡伦是指: “在清代, 从防御上或管理上的需要出发, 守卡官兵一年内因季节的变化或防御、管理对象的转移等在两个以上的固定据点之间转移, 此种卡伦被称为移设卡伦。”^③ 如巴燕岱领队大人管辖卡伦。“巴燕岱领队大人管辖: 塔尔奇卡伦, 侍卫一员, 大城满营官一员, 兵十五名, 巴燕岱兵五名, 厄鲁特兵十名, 共兵三十名。春天, 哈萨克来时, 添巴燕岱官一名, 兵五名, 锡伯兵五名, 当差不来之时, 仍行撤回。干珠罕卡伦, 侍卫一员, 巴燕岱蓝翎骁骑校一员, 大城满兵十二名, 巴燕岱兵八名, 厄鲁特兵二十五名, 共兵四十五名。春天, 哈萨克来时, 添巴燕岱官一员, 当差不来之时, 仍行撤回。库库哈玛尔卡伦, 此卡官兵于五十九年冬, 全数撤回。四年七月, 巴燕岱大人回明奉谕: 仍添设巴燕岱官一员, 大城满兵十

① 白剑光:《晚清阿尔泰边防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河北师范大学, 2009, 第 61 页。

② (清) 永保:《总统伊犁事宜·伊犁·营务》, 杨建新:《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续编·西北史地文献卷》(第六册), 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9, 第 201 页。

③ 宝音朝克图:《清代北部边疆卡伦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第 14~15 页。

名，巴燕岱兵五名，厄鲁特兵五名，共兵二十名。冬天，雪深不能行走之时，撤回。春天，雪消之时，派往。鄂卜尔奇尔卡伦，巴燕岱官一员，兵十五名。每年春天，雪深不能行走之时，禀报候示，移住卜罗布尔哈苏。春天，雪消以后，仍移鄂卜尔奇尔。库库鄂罗木卡伦，巴燕岱营官一员，兵十五名。冬天，雪深不能行走之时，禀报撤回。沙拉布拉克卡伦，巴燕岱城官二名，兵四十名。哈萨克来时安设，不来之时，撤回，处于塔尔奇卡伦拨派兵五名，移住此卡。”^① 这些移设卡伦官兵到底何时撤回，撤回到什么地方，何时安设，并没有很细致具体的时间和地点规定，卡伦官兵具体去留时间和撤回地点也就不十分固定。“有些守卡部队，冬天害怕寒冷，随意将卡伦后撤到气温略高的内地。”^② 这也很容易让卡外哈萨克人钻空子，趁换防间隙越卡闯入。当然为加强管理临时加派官兵的行为总体有利于加强卡伦控制和管理，但是加派官兵与驻守官兵之间彼此应该不熟悉，没有任何史料表明加派官兵和驻守官兵之间的关系是固定的或彼此是熟悉的，所以万一有什么紧急情况，相互之间的沟通配合协调也有问题，如果相互合作不好无疑会削弱卡伦功能和作用的发挥。

通过卡伦的设置、设施、人员构成、监管体系还有待遇报酬等情况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清中晚期卡伦存在很严重的弊端。

在道光时期，朝廷曾针对卡伦弊端进行了一些改革，但作用十分有限。如道光八年（1828），道光帝命裁撤伊犁、塔尔巴哈台卡伦侍卫，^③ 改由驻防官员接任。“伊犁、塔尔巴哈台两处地方所设各卡伦，多有毗连哈萨克、布鲁特、鄂罗斯诸夷交界，防御、巡防、稽查例禁出境货物，在均关紧要……是该员等往返程途，驿站夫马供支，徒滋糜扰，而于防守均无实益。将现在伊犁卡伦侍卫十一员，塔尔巴哈台卡伦侍卫八员，全行裁撤，俱改由本处驻防官内挑选小心干练、通晓夷情者，派令接替巡防守

①（清）永保：《总统伊犁事宜·营务处应办事宜》，杨建新：《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续编·西北史地文献卷》（第六册），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第292页。

② 张安福：《清代以来新疆屯垦与国家安全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第72页。

③ 关于卡伦侍卫的情况，详见耿琦《清代驻守新疆“侍卫”任职考述》，《清史研究》2015年第4期，第120~122页。

御, 不独边防得力, 而经费亦可撙节。”^① 此时官方刚刚平定张格尔叛乱, 已经耗费大量财力, 这项改革主要是为了节省财政经费。但官方的改革节奏太快, 没有过渡, 且有“一刀切”的弊端, 将卡伦侍卫全部换成驻防官, 接替卡伦侍卫的驻防官去卡伦后就算再“熟悉夷情”, 到了具体的新环境中, 对附近的哈萨克还有原来的守卡官兵也需要有一段时间的接触之后才能真正了解。而这些被裁撤的卡伦侍卫难道都不“熟悉情形”, 而接替他们的驻防官就都能保证做到更加“熟悉夷情”? 官方应该对这些卡伦侍卫具体考察之后再作安排, 将熟悉情形的卡伦侍卫继续留下, 将不熟悉夷情的卡伦侍卫换成相对更加通晓夷情的驻防官, 将相对不熟悉的驻防官先安排给留下的卡伦侍卫当副手, 等到暂时留下的卡伦侍卫该换届时再换成驻防官。

后在道光十四年 (1834), 朝廷又对卡伦巡边和卡伦官兵相关日常事宜进行了具体细致的规定: “伊犁沿边大小卡伦七十余座, 周围地逾数千里, 各卡相离数十里至百余里之遥, 每卡仅设弁兵十余名及三十余名不等, 惟按月周巡, 可期声势联络, 其索伦、锡伯、察哈尔、额鲁特四营, 每月派总管副总管佐领等官一员, 各带本营兵丁三十名, 于该管卡伦挨次行查, 至各营交界会哨, 其中隔大山无路可通, 及所管各卡伦隶于境内者, 均毋须巡查会哨, 统计各营每月各派官兵会哨一次, 如该官兵巡见哈萨克等私越开齐, 即当追逐惩创, 惟不准追出卡外, 希冀邀功, 至冬末春初, 冰雪封山, 收入卡伦时, 即行裁撤, 仍令本管卡伦官兵自行会查, 以后按年照办, 所有出差官员兵丁, 各令按月轮派, 仍令各领队督率巡防, 认真查察, 如有会哨误期, 及虚报巡查等弊, 查明参办。”^② 原来是把巡查官兵集合起来一起巡边, 现在是各营只巡查自己所属卡伦, 这无疑会节省时间, 提高效率; 原来是一年一查, 现在是一月一查, 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守卡官兵的认真态度; 还有一月一巡查也有利于阻止哈萨克越境。但巡查卡伦官兵的人数又因此下降了, 不利于应对哈萨克越境的突发情况。“据称

① (清) 曹振鏞等:《钦定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卷 65, 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中国西北文献丛书二编·第二辑·第二卷》, 线装书局, 2006, 第 473 页。

② 《清宣宗实录》卷 254, 新疆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道光朝·卷二), 新疆大学出版社, 2009, 第 342~343 页。

各边卡伦相去甚远，中间旧设瞭墩间有坍塌，不足以资守望，各卡马匹，向系散牧荒滩，难以固守，请飭令各卡修理马圈，朝放暮收，加意提防，将各卡瞭墩，随时严整，照依向例，令该管卡员派令健壮兵丁，轮流坐守，不许刻离，见有贼迹，立即禀报，如各卡官兵稍有疏懈，立予严惩，其应行修整之处，飭令该领队大臣，督率各营认真查办，仍严飭管领巡兵之员，选派精壮兵丁，各带鸟枪器械，按期会哨，遇有私越贼犯，协同守卡官兵就案擒拿，不准轻出，以杜弊端。”^① 修飭卡伦设施及令卡伦官兵提高防守意识，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卡伦防范哈萨克的能力，但“不准轻出”又使卡伦处于“被动防御”中，对越境哈萨克的威慑力也相当有限。

对卡伦官兵玩忽职守、贪赃枉法等不法行为朝廷也予以惩戒，以提高全体卡伦官兵的守卡意识和规范其行为。如对因卡伦官员玩忽职守导致哈萨克越境抢劫并杀害守卡士兵一案的处理。“此案前鄂尔霍珠尔坐卡佐领伊昌阿，于所管格根卡伦之委官达什等私离卡地遣往取粮，毫无觉察，以致哈萨克贼犯偷入开齐，戕毙弁兵四名之多，非寻常疏防可比，仅予革职不足蔽辜，伊昌阿著革职，再加枷号三个月，传示各卡伦，以为玩视边防者戒。其更换之佐领土瓦强阿，经过格根卡伦，于委官达什带兵遣出，无难立即查办，乃迟至数日，始行申报，并不切实根究，亦属有乖职守，著即行革职。”^② 清政府将卡伦佐领伊昌阿革职并枷号三个月，接替佐领图瓦强阿因为申报不及时就被革职，处分极其严厉。还有对守卡官员贪赃枉法而导致办事不力的也予以惩戒。“寻奏，讯明巴噶土尔扣留牛马羊只，合计一百四十余匹之多，又诬取哈萨克骑马，将哈萨克交纳租马抵换，又自行纵放贼犯，诬指克特什布纵放，种种不法，拟革去协理台吉，发新疆效力，克特什布不能严防边界，转与哈萨克妇女通奸，实属卑鄙无耻，拟革职枷号三个月，满日发伊犁充当苦差。”^③ 巴噶土尔扣留牲畜，骗取哈萨克

① 《清宣宗实录》卷 261，新疆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道光朝·卷二），新疆大学出版社，2009，第 355 页。

② 《清宣宗实录》卷 261，新疆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道光朝·卷二），新疆大学出版社，2009，第 404 页。

③ 《清宣宗实录》卷 287，新疆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道光朝·卷二），新疆大学出版社，2009，第 383 页。

马匹, 私放贼犯, 革职发配新疆; 克特什布因与哈萨克妇女通奸而被革职、枷号, 发伊犁充军。相比玩忽职守, 清政府对卡伦官兵贪赃枉法一般处理更严。朝廷对这些犯错误的守卡官兵惩戒虽然严厉, 但只是“就案论案”, 没有相应的制度约束, 也难以从根源上杜绝对哈卡伦的弊端。

总体而言, 虽然官方针对卡伦的一些弊病采取了很多措施, 但往往只是在一些不重要的地方进行一些表面上的改革, 治标不治本, 始终无法突破卡伦固有的弊端, 致使其效果有限; 也使卡外哈萨克越来越频繁地越境。因此, 卡伦在防务中的重要作用开始日益显现。^①

针对哈萨克而设置的卡伦多属于移设卡伦, 无详细的章程管理, 守卡官兵多是老弱病残, 武器以冷兵器为主, 信息传递通过骑马送信, 巡查卡伦时间几乎固定, 官方因为财政危机经常拖欠卡伦官兵的工资, 因而导致一部分守卡官兵有不法行为。这些弊端严重影响了卡伦作用的发挥。在道光时期, 官方对卡伦这些弊病进行了一些改革, 但效果有限。随着卡伦防务的日益衰落, 卡伦在防务中的重要性反而日益显现; 也使卡外哈萨克越界日益频繁, 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二 卡伦衰微与哈萨克越界相关问题

在卡伦防务越来越衰落、俄国入侵与压迫加剧的情况下, 卡外哈萨克越界越来越常态化, 并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

朝廷虽多次驱逐, 并针对卡伦官员的违法行为采取了严厉的惩治措施, 但屡禁不止, 以道光年间哈萨克伊扎噶土等多次潜居乌梁海问题为例, 在这一时期哈萨克越界规模特别大而且典型, 这其中俄国的因素是最主要的, 在此时期, 沙俄政府举行了西伯利亚和亚洲问题委员会会议, 决定扩张侵略。^② 而“在沙俄侵占的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领土中, 大部分是

① 关于卡伦在防务中的重要作用, 详见马曼丽《中亚研究: 中亚与中国同源跨民族卷》, 民族出版社, 1995, 第 188 页。

② [俄] 伊·费·巴布科夫:《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1859-1875年)》(上册), 王之相译, 商务印书馆, 1973, 第 161 页。

经清朝政府同意后由越境游牧的哈萨克牧民生活的地区。因此，沙俄对哈萨克草原的吞并和对中国西北地区的侵略，不仅使中国大片领土沦入沙俄之手，也迫使哈萨克更进一步向中国境内迁徙。”^①由此可见，沙俄侵略是引发这一时期哈萨克大规模越界的最主要原因，但卡伦防务衰落的原因也不可忽视。在此时期随着张格尔入侵南疆，清朝调兵镇压，北疆防务空虚。^②

“乌梁海地方，哈萨克聚至数千户之多，必应严行驱逐，该将军奏请勒限一月，令其迁移，无任再潜内地，并乌梁海西界添设卡伦四处，添兵防守，俱照所议行。该参赞大臣即晓谕哈萨克等，各居边界，安静守分，仍饬卡伦官兵，认真搜查，毋得日久生懈。”^③从“严行驱逐”“认真搜查”等字句可以看出刚开始时官方驱逐这部越境哈萨克牧民的态度还比较坚决。

但这部分哈萨克牧民私越卡伦往往是“退又复进”，与官方打“游击战”。“伊扎噶土带领数百余户哈萨克，于本年三月二十二日夜间，复渡博尔济河，在乌尔图布拉克地方潜居，抗拒不移，伊扎噶土不过一梗顽哈萨克，即所带数百余户，人数无多，毓书惟当严切晓谕，驱逐出境，一面知会塔尔巴哈台、乌梁海会同弹压，倘仍抗拒不遵，自当示之以威，但须体察情形，妥为办理，如控制失宜，或致激成事变。”^④从官方措辞语气可以看出，朝廷想驱逐这部分哈萨克，但从“体察情形”“妥为办理”等字句又可看出官方存在因害怕处置不当激化矛盾的心理，这种心理会导致下面官员在具体执行时犹豫不决，也会无形中助长这部分哈萨克的嚣张气焰，此时官方的态度略显软弱。

之后，官方针对越境哈萨克越来越多的嚣张势头不再犹豫不决，较之前坚决彻底：“现在所调杜尔伯特官兵俱已集齐，派令游击和明带领前往，

① 齐清顺：《论近代中俄哈萨克跨界民族的形成》，《西域研究》1991年第1期。

② 详见白剑光《晚清阿尔泰边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2009，第57页。

③ 《清宣宗实录》卷37，新疆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道光朝·卷一），新疆大学出版社，2009，第48~49页。

④ 《清宣宗实录》卷283，新疆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道光朝·卷二），新疆大学出版社，2009，第380页。

会同哈楚暹剿办, 惟该哈萨克前赴青吉勒河与伊满聚会, 若自乌梁海阑入苏尔巴哈台境内, 必须会同查拿等语。伊扎噶土伊满等累年侵占滋扰, 致烦驱逐, 今又率众在乌梁海、土尔扈特等处抢掠伤人, 若不严行剿办, 何以服众蒙古之心, 而杜众哈萨克觊觎之渐。”^① 从“必须会同查拿”“严行剿办”等字句可看出官方态度较之前坚决, 后来官方甚至动用了几千人的军队来驱逐这部分哈萨克, “哈萨克伊扎噶土等, 屡次潜入乌梁海游牧, 侵占草厂, 历经驱逐, 不知悔改, 此次胆敢率领二千余户, 扰害土尔扈特等处, 抗拒官兵, 不法已极, 自应调兵防堵, 驱逐出境, 以安游牧, 所有毓书调派杜尔伯特左右两翼官兵一千名, 蒙古官兵一千名, 及保昌奏调兵二千名, 俱著车林多尔济带往剿捕。”^② 针对“二千余户”的越境哈萨克, 官方出动了 4000 余名士兵驱逐, 也可看出官方态度之坚决。朝廷后对犯了一点小错误的官员毓书严肃处理, 但依然强调积极剿办, 希望余下相关官员能尽职尽责。“至车林多尔济, 现已带兵驰赴该处, 务当割切晓谕蒙古王贝子等, 趁哈萨克散行南移之际, 各宜振作精神, 聚集兵众, 会同剿办, 早一日扫除丑类, 即早一日乐业安居矣。其毓书所派主事职衔哈楚暹, 带领千总马桂林, 把总尹世忠、马炳, 绿营兵四十名, 并前往杜尔伯特各兵丁, 计已先后驰抵该处, 著车林多尔济酌量调遣差委, 务期迅速藏功……至毓书能否剿办, 且不必论, 甫有征调之事, 兵丁数目已先错乱如是, 何无能至此, 已另降谕旨, 将毓书交部严加议处。”^③ 从“各宜振作精神”“务期迅速藏功”等字句以及对犯错官员毓书的严肃处理也能看出此时官方态度的坚决。

而后, 官方又开始变得谨小慎微, 竭力防止事态扩大化。“卡外哈萨克等让窃成风, 原不值与之深较, 其带领属户潜入卡内, 图就水草住牧者, 亦历年常有之事, 向皆一经驱逐, 即行那移……所有卡外附近过冬之

-
- ① 《清宣宗实录》卷 314, 新疆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道光朝·卷三), 新疆大学出版社, 2009, 第 13~14 页。
 - ② 《清宣宗实录》卷 313, 新疆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道光朝·卷二), 新疆大学出版社, 2009, 第 380 页。
 - ③ 《清宣宗实录》卷 314, 新疆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道光朝·卷三), 新疆大学出版社, 2009, 第 12~13 页。

哈萨克王公台吉等，著即剴切晓谕，令各照旧安分度日，毋许轻听传言，致生疑惧……毋得过于威促，致开边衅而滋事端。”^①从“原不值与之深较”“毋得过于威促”等字句可看出官方又开始小心谨慎。官方对此事的最终处理结果也极其宽大，甚至对首犯都决定免其一死，这也可以说明此时官方态度的相对软弱。“抚驭外藩，必应宽以济猛，或可启其归化向善之心，现在该三犯已解赴科布多地方，著毓书即将该犯等押往哈萨克边界，晓谕各部落，天朝驭下仁厚，该犯等冥顽无知，大皇帝格外施恩，贷其一死，尔等将三犯领回，痛加惩创，倘再滋事，万难悻逃显戮。”^②但终因伊扎噶土傲慢无礼，不思悔过而被正法，余二犯监禁。“惟伊扎噶土仍恃凶顽，立而不跪，且躺卧狱门，不受刑具，其押解在途时，并敢逞其刁野，辱骂官兵，种种情形，实数可恶，是其自外生成，法无可贷，伊扎噶土著即行正法，伊满、胡班拜二犯仍暂行监禁。”^③这次卡外哈萨克大规模越境虽然最终被驱逐，但还是给清政府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最起码清政府应该对涉案首犯实施正法，但清政府还是尽可能地宽大处理。

朝廷在对这部分越界哈萨克处理的态度上主要经历了强硬—软弱—强硬—软弱的变化，以软弱态度为主，这从其后来对官员毓书的处理意见中也可看出：“向来哈萨克偶有滋扰情事，不过随时驱逐，即经臧事，设令当时派令毓书前往，必至所带员弁贪功生事，糜饷劳师，其弊不可胜言，毓书身任参赞大臣，于抚驭外藩之道毫无识见，遇事过于张皇，纷纷征调，实属冒昧无能，不晓事体，毓书著交部严加议处。”^④清政府这种以软弱为主的态度无疑会助长卡外哈萨克越界的势头，但在当时清朝国势日下、卡伦防务衰弱与俄国对哈萨克的入侵和压迫之下，清政府也无力采取

① 《清宣宗实录》卷315，新疆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道光朝·卷三），新疆大学出版社，2009，第16页。

② 《清宣宗实录》卷317，新疆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道光朝·卷三），新疆大学出版社，2009，第25页。

③ 《清宣宗实录》卷318，新疆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道光朝·卷三），新疆大学出版社，2009，第26页。

④ 《清宣宗实录》卷316，新疆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道光朝·卷三），新疆大学出版社，2009，第22页。

非常强硬的手段。哈萨克越界也日益频繁, 随着哈萨克越界又产生了一系列复杂问题。

(一) 进卡放牧

清朝对哈萨克进卡放牧的态度集中表现为: “今松筠等又以该哈萨克近来穷苦益甚, 欲将夏季展设边卡之处一并停止, 使得常川游牧……且以天朝兵力平定之地, 竟委为哈萨克常年游牧之区, 将来年复一年, 哈萨克将视为己有, 而附近之布鲁特等, 设亦相率效尤, 纷纷呈请, 又何以塞其无厌之求。”^① 清朝视哈萨克为外藩, 因此清廷对哈萨克越界放牧, 在冬季移设卡伦内迁后暂时允许, 在其他时期则是明令禁止的, 但实际上是屡禁不止。

随着哈萨克进卡放牧, 也产生了一些问题, 如相互之间偷盗牲畜案件频发。“卡伦之设, 原为禁止哈萨克等私行出入, 朕闻从前塔尔巴哈台西北卡内, 即有哈萨克人等私人游牧, 今穆咙鄂托克地方哈萨克牲畜被窃, 欲入塔尔巴哈台卡内, 向私行游牧之哈萨克索讨, 可见哈萨克等平日私人游牧, 并未一律逐出……至此项哈萨克私人游牧始自何年, 彼时容留之大臣均系何人, 著一并查明参处。”^② 朝廷对哈萨克越境放牧处理虽极其严厉, 甚至对相关失察失职官员都要追责, 但终究还是治标不治本。

(二) 偷盗牲畜

随着卡外哈萨克的越境日益频繁, 偷盗牲畜案件也频发。“先前捕获潜入卡伦会哨处偷盗马畜之哈萨克等, 不计首从, 皆就地正法。”^③ 在理论上, 官方对盗马的哈萨克人处理极严, “皆行正法”。但在实际执行中, 除

① 《清仁宗实录》卷 164, 新疆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嘉庆朝卷), 新疆大学出版社, 2009, 第 114 页。

② 《清仁宗实录》卷 184, 新疆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嘉庆朝卷), 新疆大学出版社, 2009, 第 136 ~ 137 页。

③ 吴元丰等: 《清代东归和布克赛尔土尔扈特满文档案全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3, 第 462 页。